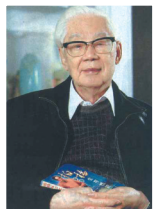
博客



始终在内心里，觉得自己的生活轨道，本来没有可能与柏老夫妇的轨道会有交叉，只是因为特别的机缘造就了这个特别的交往，意外的收获甚至填满了内心的每一个角落，照片更是我的意外中的意外，已经是形式大于内容，在我心里，那些忽远忽近的映像才是不可磨灭的。——摘自非线性人生《柏杨的意料之外》(http://blog.sina.com.cn/honghai)

舞娘颜非

塞壬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rxuenu



四楼租给了一家舞蹈培训中心。在电梯里，总是会遇到那些跳舞的漂亮女孩。一个跳舞的女人，她的气质会很不同，仙鹤般地优雅，干净。细长的骨骼，软软的，在腰那个地方，仿佛可以打个结。脖子很美，偏向一边的时候，露出好看的颈窝。坐在那里，支肘半托腮，她们就会走进书里的插画。从背影看她们渐渐走远，会无端在心里生出落落孤单的味道来。

我偶尔会在不知不觉中走进练舞的课室，为的只是看她，她叫颜非，二十多岁，是授课的老师。拉丁舞。难以想像的，一个纤纤女子进入舞蹈会呈现出另一番面貌。她探着步子像警戒的小鹿，陷腰，拱臀，沿至双肩，柔耸，果断划出单腿，力道贯注脚尖，惊回头，媚眼如丝。我着迷地看着她，她的身体在贴恋缠绵却又有拒绝的决绝，是华丽的豹子和忧伤的蛇，俯仰皆艳。所有这些，她好像浑然不知，我总是看着走神，一个人可以这般美着，即便有些过失，大概也是可以被原谅的吧。

颜非通常在下午来我办公室打电话，她跟我的部门主管很熟。她在办公室打长途电话，用的是四川方言，似乎天天是在跟同一个人吵架，声音很尖利，语气特别凶，我们慢慢听出，她是在跟一个男人吵架，一个曾经跟她好过的男人，我们听见她在电话里恶狠狠要做掉那个废物。她的身体起伏着暴力，她被美宠坏了。可是，我依然没法不喜欢她。

培训中心有好几家在教授舞蹈，她们就存在着竞争。依稀听到其他一些授课老师在表达对颜非的不满。颜非的学生是最多的，也教得最好。她这个人霸道，虚荣，缺点很明显，她也从不掩饰。那天，我们突然听到楼上有激烈的争吵，颜非在跟人吵架了，不，她跟人打起来了。我们三个急急地上楼，果然围了一堆人，颜非砸坏了另一个舞蹈老师的相机，两人扭打起来。女人打架，又撕又咬，松开后，衣裳不整，头发蓬乱，颜非嘴角有血迹，一脸恶色，口吐狠话，她气得浑身发抖，双唇直打哆嗦；那一个，绝美的脸，杏眼里是凶光，剑拔弩张的，被人拉住，还跃跃上前，爆着粗口，一看就知是一个悍货，这两个，原本是极美的人啊。

颜非一直疑心有人用DV偷拍她授课的全过程，她跟我们说，她的学生曾经被人拉去问老师授课的细节，她的学生告诉她，是隔壁班的阿姨拉去问的。那天，一个授课的舞蹈老师躲在窗户后面偷拍她，不知怎么就被颜非察觉了，她绕到她后面，抓个正着，一把夺过相机，摔个稀烂。打架，是不可避免的事情，而且打得很难看。矛盾由来已久，从招生的那天起，就我们所知，不少学生是从其他班转到颜非那里的。忌恨，是隐藏在颜非身边的一颗炸弹，她享受着别人的忌恨，这让她快乐、满足。

两天后，我们听说，颜非和她的男友一起被人打了。被谁打，谁也不知道，但这似乎已不重要了。然而，颜非终究没再来这里授课，我们猜测她受到了恐吓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也没见过她迷人的舞姿。我依然疑惑，一个人进入舞蹈，她可以完全是另一个人，我不知道，哪一个才是真实的。

沿河街24号

及物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tm11260000



我试着形容它是一座空城，这很好。一座空城是没有饥饿的？我这样小心地问自己。门前的二棵香樟树，绿的叶，绿的让人眼馋，它伞状的形体，遮住了阳光的投射。对于夏天的人们而言，这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纳凉处。所以，每次我回老家，总会见到街坊邻居的老人，孩童们，或三二人，四五群地挨坐在一起，闲扯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题。他们似乎很愿意乐此不疲。沿河街24号相对于他们来说，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存在。他们对这里的需求简单而有着实际的用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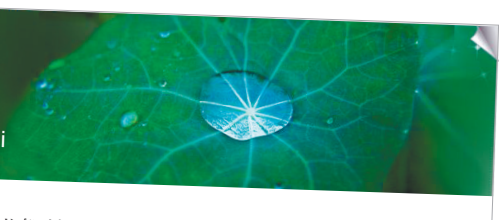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逝世快一年了。我似乎习惯了忘却。但又不全是。或许，作为情感的部分，我是努力地在做一种逃离的可能。身体上的逃离。对此，我怀有某种孤窘的羞怯，在精神上不断地打压自己。自妹妹接母亲到她处去后，我得到了行为上的解脱，却加剧了灵魂上的落寞。沿河街24号，像一个铁钉，钻在了我的墙体。没有拔出来的可能。或许，这枚小小的铁钉，就是我自愿的宿命。只要是时间上的允可，我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，来到这里。打开门，逗留一小会，然后，离开。

这几天，我回老屋的频率，似乎比往常来得更勤了。没有原因可以探寻。也许，没有原因就是原因吧。庭院里的石榴树，红的炫目，满地的落红，叠加着堆积，这让我感知到了一种赴死的从容。物实与人体，是自然的宿命，终将会有坐化的一天。相对于情感而言，主观上的难以接纳总会成就精神的赘负。虽然这种赘负有着自身的本能。这几天，沿河街24号，父亲，就像一个同义词，他(它)在不断地对我的唤醒之中让我觉悟到了，或许，我就是这个门牌号码的代名词。

智慧之灯

春风拂面黄沙子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delonqi



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盏智慧之灯来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在一个遥远的城市，天空渐渐地黑下来，街上还有些人来来往往。这时一个人右手提着一个明亮的灯笼，左手拄着一根拐杖，闭着眼慢慢地向前走。

过路人甲说道："他是个瞎子。"过路人乙百思不得其解："瞎子什么都看不见，也分不出白天黑夜，提灯笼干什么?我不信。"

于是，乙上前叫住了挑灯人，问道："先生，您真的双目失明了吗?"挑灯的人答道："是的，我一出生便双眼混沌，看不清东西。"

路人乙更加不解，继续问道："既然您看不见东西，为何还提一盏灯呢?"盲人笑了笑，反问道："现在是晚上吧?"

"是，"乙回答，"但这与您点灯有什么关系呢?""当然有关系。我听说在黑夜里若没有灯光的照耀，其他人就和我一样也什么都看不见了，所以我就点燃了这盏灯。"

路人乙似有所悟："原来您是为了别人点灯呀!佩服佩服!"但是盲人却反对道："不，是为我自己!"

"为您自己?"路人乙又糊涂了。盲人点点头，然后问道："刚才您有没有被人撞过?"

"有啊，已被人撞了好几下了。"路人乙回答道。"但是我就没有，虽然我是盲人，眼睛看不见，但我有了这盏灯，既为别人照亮了路，同时也让别人看到了我自己，这样，他们就不会撞到我了。"

路人乙拍了一下脑袋："原来如此!您这可不是一般的灯呀，而是一盏智慧之灯啊!"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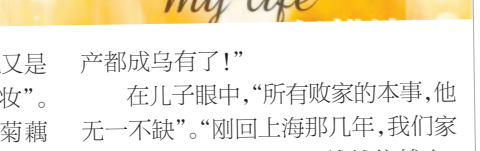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一盏智慧之灯来照亮自己，也照亮别人，照亮前行的路。

这个盲人是眼盲心不盲，他对自己认识得非常清楚，同时也努力让别人认识到他。而有些眼睛健康的人，却往往眼不盲心盲，对自己所走的路混沌一片，没有清醒的认识。这样，他不仅会走一些弯路，还可能招来祸端。认识自己，小到个人的某件事，大到人类自身的发展道路，都需要哲学的智慧之灯来照亮。

张佩纶的遗产

止庵
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zhian



张爱玲说，祖父"世代耕读，他又是个穷京官，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"。张佩纶死于1903年，越九载，李菊藕卒。"我父亲与姑姑丧母后就跟着兄嫂过，拘管得十分严厉，而遗产被侵吞。直到我父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之后，兄妹俩急于分家，草草分了家就从上海搬到天津，住得越远越好。……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他们终于打遗产官司。我从学校放月假回来，问我姑姑官司怎样了。她说打输了。"

张子静说："1928年我们由天津搬回上海，姑姑也与母亲从英国回来了，才正式与二伯父分遗产。房屋、地产、不动产都有契据，容易分割清楚，我祖父留下的一批宋版书则引起了纠纷。当时宋版书已很值钱，全部在我二伯父手中。我姑姑认为那也是遗产的一部分，应作三等份分配，不该由我二伯父独得。二伯父不愿照办，就发展成我父亲与我姑姑一方，我二伯父一方的争产官司。……这件官司最终判我二伯父胜诉。"所提到的"一批宋版书"，即著名的"朱氏结一庐藏书"之一部。张子静称："我不知父亲到底继承了多少遗产。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房子出租；也还有一些田产和古董。十余年之间，这些财产都成乌有了!"

在儿子眼中，"所有败家的本事，他无一不缺"。"刚回上海那几年，我们家的房子越住越大。后来就越住越小。终至于我父亲和后母的晚年，只有一间租来的小房屋足以容身。"收入全靠青岛的一处房屋的房租。此系张志潜、张志沂二人共有，租金亦由他们均分。

1953年张志沂死于肺病。"我父亲去世后，我后母特地把我的堂哥张子美找来，当着我的面读我父亲的遗嘱。内容很简单，主要就是说青岛的房租，以后每年由我母亲得七成，我得三成。""1966年文革开始，赎买政策的期限已满，房租的所谓利息收入遂告中断。"继母于1986年亡故。至于张子静自己，先在银行工作，后教小学、中学，"存的一点积蓄全拿出来，还不够讨一个爱人!"以致终身未娶。1989年1月20日，张爱玲致信张子静说："我十分庆幸叔叔(按此系张氏兄妹对父亲的称呼)还有产业留下给你。"许是把后母死后，弟弟继续住的那间十四平方米小屋当成他继承的"产业"了。《我的姊姊张爱玲》配有该处照片数帧，说明云："张子静屋内，只有父亲及后母留下的这些简陋陈旧的家具。"张子静1997年病逝，张志沂一支遂绝。